

人生难得是从容

/ 许锋

听说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已在“雕刻”时光。时光如何雕刻?一杯咖啡,一本杂志,一坐老半天。令人惊讶的是,雕刻时光的并不全是老年人,还有中年人。对比一下,我也有雕刻时光的时候,某个下午,坐在庭院里,一壶香茶,一本书,晒着阳光,听着鸟语,看着蝴蝶——睡意朦胧,打个盹儿。这样“百无聊赖”的日子并不多,已觉从容。活在当下,每个人都习惯忙忙碌碌。

老舍的一生,其实也是忙忙碌碌的。他创作了那么多作品,《四世同堂》《骆驼祥子》《茶馆》《龙须沟》,人们耳熟能详。但是,当我读了他数十篇散文随笔之后,却很羡慕他的人生,尤其是那份从容、淡定、清雅。

老舍爱吃花生。吃花生有什么了不起?可老舍说:“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,一边走一边吃,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。”秦始皇吃没吃过花生,我不知道,但几粒花生就能让老舍如此满足,他一定如他自己所言:“我

是个谦卑的人。”谦卑的人,知足常乐。

老舍喜欢读书。他读书的方式是“没系统”,借着什么书,买了什么书,遇到什么书,就读什么书,正所谓开卷有益。不过,有的书他不读,“不懂的放下,使我糊涂的放下,没趣味的放下。”老舍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,读书快,但是记不住。记不住当然不是优点,但老舍幽默,“书要都叫我记住,还要书干吗?书应该记住自己。”

老舍喜欢写作。他形容自己是“文牛”,写作的牛。他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颇为得意,因为“我的资本很小,纸笔墨砚而已”,如此简单的投入,就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,“我是在自己的屋里操作,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,禁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。”这当然是格外自由的。可是,一旦写不出来,他也觉得痛苦。一般人“江郎才尽”,羞与世人言说,但老舍直言不讳,“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!”

老舍对“忙”有精辟的见解。他赞许的是真忙。“心被工作充满,同时也被工作洗净,于是手脚越忙,心中越安

怡。”但是,“瞎忙”,会“使人麻木,使文化退落”。《忙》是他1935年发表的一篇随笔,他说:“世界上必有那么一天,人类把忙从工作中赶出去,大家都晓得,都觉得,工作的快乐,而越忙越高兴;懒还不仅是一种羞耻,而且是根本就受不了的。”在老舍眼里,工作是一种快乐,忙工作是为快乐做的注解。

老舍活得恬淡。因此,他即便到了乡下,理不上发,洗不上澡,坐上自己的乐趣。几个月不理发,省钱;极热的时候,可以下河;没有车坐,两腿走路;看不上戏,那就站在大黄桷树下“随意喊吧”。

老舍是第一位获得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的作家,是杰出的语言大师。60年的人生修炼,其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悟,在《人生难得是从容》一书中平实而诚挚地展现。一如午后的一段时光,看似与老朋友谈心,实则只言片语就使人醍醐灌顶。细细品味,其人生的况味的,的确难离“从容”二字。

人生从容,方见真性情。

浮世绘月亮

/ 陆小鹿

写字楼附近新开私立美术馆。去看葛饰北斋漫画展时,馆内小姑娘讲,你先看橱窗里的北斋漫画,然后看墙上的歌川国芳和月冈芳年,尤其四幅“月百姿”,全是真迹。



葛饰北斋、歌川国芳我知道,但不知道月冈芳年,也不晓得“月百姿”是什么。越陌生越好奇。于是观赏顺序倒过来,先看“月百姿”。

四幅“月百姿”都含月亮元素。《嫦娥奔月》极美。裙裾飘飘的嫦娥,乘着云朵奔向月亮。月亮被处理成淡粉色,衬出

嫦娥翩翩仙气。我一看就喜欢上,当场网购一本《月百姿》。

《月百姿》作者月冈芳年,是歌川国芳的弟子,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浮世绘画家。他用人生最后7年,画了100幅与月亮相关的浮世绘。我买的版本,一幅画对应一篇文字讲解。这是画册比画展全面的地方,画展能观赏到真迹,画册则可反复咀嚼画外的故事。

《月百姿》里,“月下美人”系列绝大多数美人取材于日本历史及神话故事,比如《石山月》,画的是《源氏物语》作者紫式部。她手托着腮,凝望琵琶湖中满月,若有所思。相传紫式部就是在琵琶湖畔的石山寺闭关时,兴起写作《源氏物语》的灵感。此外,小部分美人形象来自中国,《嫦娥奔月》便是其中之一。

除美人外,还包括英雄、庶民、神佛、鬼怪,整体皆以日本素材为主,兼涉部分中国形象,比如伍子胥、曹操、吴刚、玉兔、孙悟空。《月百姿》画于130多年前。画中舞女的下唇涂有多种颜色,一半红,一半绿,是古时日本女子流行的美妆法;还有把眉毛剃了重新画,把牙齿染成黑色,也是古时日本上层妇女的美妆大法。翻看《月百姿》,深深感受到月冈芳年背后付出的努力,选材时必是研究了大量资料典籍,日本和歌、汉诗、俳谐等等,在画面中都有所涉及。

当然,《月百姿》最重要的还是月亮的意向。满月、残月、弦月,大多数画面中都有月亮,展示了月夜下的众生相:凄美、悲凉、浪漫、甜蜜。耐人寻味的是一些隐形的画外月亮,即故事与月亮相关,画面中却没有出现月亮。比如用波光粼粼的水面,来暗示故事发生于月光之下,反衬欲跳海自尽女子的肝肠寸断。又比如为表达女子等待恋人不归的惆怅之感,以女子凝望的目光方向代表落月之处,寓意连西边夜空中的月亮也沉下去了,恋人啊你为何还不归来?画外深意令人回味无穷。

别想跳过这些书

/ 尤佑

阅读,就是一颗心靠近另一颗心。一个作家受惠于另一位作家;一本书影响一个人的一生;一位读者在故事里找到日常生活的坐标……诸如此类,就是阅读的多米诺效应。

在碎片化、资讯化阅读的时代,阅读经典的体验完全超乎想象。由诗想者策划的“读经典”书系,旨在“绘天才精神肖像,传大师旷世之音”,融文学史眼光与中西比照于一体,为读者奉上一场场思想盛宴。

近期,诗想者推出赵瑜的《别想跳过这些书》。它与汗漫的《一卷星辰》、邱华栋的《作家中的作家》、沈苇的《正午的诗神》等作品一脉相承,赓续着平实素净、旁征博引的文风。赵瑜用“代人法”读书,深入浅出,化经典为日常,打破“大师”的智性壁垒,令普通读者对文学经典不再望而却步。读完此书,我在思考:赵瑜笔下的这些书究竟具备怎样的特质?为何不容跳过?跳过它们,我们又处于什么样的境况?

在卷帙浩繁的经典书海与物欲横流的资讯沧溟中泛舟,读者更需引领。赵瑜显然去粗取精,他反复提及的“小说大于日常生活”,彰显其精细化的创作追求。同时,他提出“我们的书的缺陷一是粗糙,二是对常识缺少深刻的观照”,把脉准确无误。

读书所好,皆与气质相通。赵瑜所青睐的太宰治、雷蒙德·卡佛、伊恩·麦克尤恩、弗兰纳里·奥康纳、安吉拉·卡特、阿摩司·奥兹、艾丽丝·门罗等名家,从时

间上来说,多数生活于20世纪中段,属于“新晋”经典作家,作品都具有很强的现代性。《别想跳过这些书》中的“这些书”,多数是被美国著名文学杂志《巴黎评论》推介过的精品小说,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我把赵瑜此书与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对比阅读,发现世界经典文学写作突飞猛进,正在走向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处和高处。窃以为,世界文学由19世纪的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走来,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,现代主义蓬勃发展,人类对自身困境的拷问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。比如在雷蒙德·卡佛与伊恩·麦克尤恩身上,带有明显的孤独感与日常性。

卡佛的父亲是锉锯工,锉锯工的“神经药水”是威士忌;麦克尤恩的父亲虽有军衔,但对孩子的教育也过问甚少。可以说,源自“下层中产阶级”的生活,造就了卡佛、麦克尤恩们游历、恣意、孤独的人生境况,以致于他们也都是“滥饮者”。焦灼、迷惘、隐忍、游离、逃避……类似的人类精神困境,让他们小说中的日常生活趋于神性,是超脱于俗世凡尘之上的挣扎与救赎。

恰如伊塔洛·卡尔维诺所言:“我对任何唾手可得、快速、本能、即兴、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。我相信缓慢、平和、细水长流的力量,踏实、冷静。”他在《为什么要读经典》中反复强调“重读”“价值的均衡”与“美的范例”,只有反复读经典,才能拥有人类精神的智性审美。赵瑜《别想跳过这些书》的意义,也正在于此。

飞将张大飞

/ 申功晶

2019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纪念日。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回忆录《巨流河》真实记录百年风云,满纸忧伤,字字血泪,精髓浓缩于第二部分“八年抗战”,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,“童年在战争打响的那一刻戛然而止”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很多东北人不愿接受伪满洲国统治而流亡关内,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为了救亡图存保存实力,在北平创办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,招收一批在战火中失去亲人、无家可归的孤儿。齐邦媛的母亲经常招呼这些孩子来家里吃饭。某年除夕,一位少年坐在火炉前,“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”讲述自己身世,少年就是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——张大飞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,抗日战争全面打响,日寇占据中国多座城市,南京惨遭屠城,国都化为鬼域,“那种尖锐凄厉的警报声音,惊心动魄,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,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,扎上腰带穿鞋逃命。那样的惶感和愤怒,延续数年的警报声,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,终生未能痊愈……”在自己国土上逃难,连蓝天也充斥着死亡和暴力,平日坚强如山的父亲齐世英,环顾着满脸惶恐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,泪流满面:“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!”

国难当头,一批热血青年积极加入空军飞虎队,抱着“用我们的身体、飞机和炸弹,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”的必死决心,在云霄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。他们驱逐日寇敌机,减少平地百姓伤亡,将自己的血肉之躯横挡在死神面前,拿年轻宝贵的生命去换取有限的胜利,用行动完美诠释了“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”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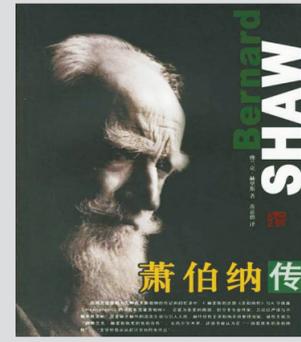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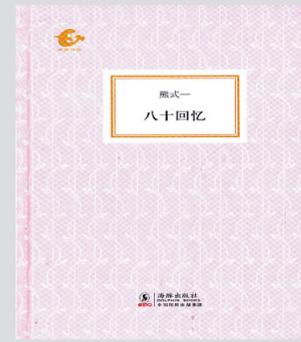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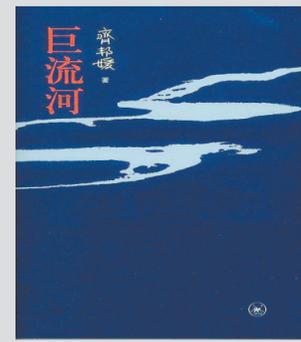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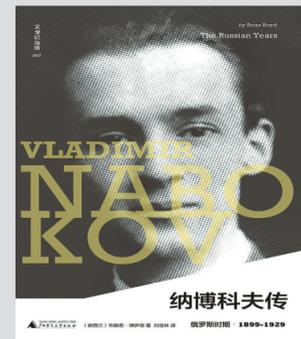
英雄壮烈赴死,学子奋发读书。日寇炸毁了南开大学,南开校长张伯苓以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的炽热信念,告诉世人教育就有希望,南开精神薪火相传,永恒不灭。莘莘学子在硝烟炮声中诵读诗书,在狂轰滥炸下弦歌不辍。

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大飞,中学毕业后即加入飞虎队。他与齐家小妹邦媛互生情愫,鸿雁传书八年,却从未一语触及情爱,因为他深知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成为永诀,他强抑情感一直到抗战。抗战胜利之夜,举国狂欢同庆,少女齐邦媛却独自哭得昏天黑地。齐邦媛在书中写道:“张大飞的一生,在我心中,如同一朵昙花,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,迅速阖上,落地。那般灿烂洁净,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。”对他的情分,至死,她都没有放下过。书中记录,75岁高龄的齐邦媛到南京祭拜中山陵后,无意间绕路,来到“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”前,“张大飞”三个字赫然在目,她潸然泪下。

台湾学者白先勇说:“回忆战争,是为了防止战争;讲日本(当年)的残酷,并不是要煽动对日本的仇恨。现在年轻一辈该做的,是不要遗忘这场灾难。”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大灾难,历史不该被遗忘。弱国无外交,只有国家强盛,国民才能有尊严;只有奋发图强,才对得起那些舍身报国的战斗英雄,那些求仁得仁的中华儿女,那些在战争中罹难的芸芸众生。

本版电邮

zhbookworm_123@163.com



珠海书城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

- 《美国陷阱》 [法]弗雷德里克·皮耶鲁齐 [法]马修·阿伦 著
- 《小飞机,欧洲行》 毕淑敏 著
- 《坏血: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》 [美]约翰·卡雷鲁 著
- 《金庸往事》 沈西城 著
- 《读孩子们的书》 [日]河合隼雄 著
- 《寻找白岩松》 刘楠 著
- 《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》 [英]霍吉淑 著
- 《生命最后的读书会》 [美]威尔·施瓦贝尔 著
- 《高情商职场沟通术》 林开平 著
- 《孤独的吃吃吃》 王蒙、郭兮恒 著

新华书店 HINHUA BOOKSTORE 3260066 3260066 2225225 2225225 8866888 8866888 3230081

熊式一与萧伯纳

/ 年世墨

1932年,熊式一因无“海归”背景,无法获得大学教职,一气之下,远渡重洋到英国深造。

熊式一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,其实英文并不坏。自1929年起,他就在《小说月报》《新月》等新文学杂志上发表翻译英国大剧作家萧伯纳、巴雷等的作品,受到徐志摩的推崇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,他到英国私心最想见的三个人之中,就有萧伯纳。

这个愿望很快就得以实现。他抵英不久,萧伯纳也结束访华归来,专门邀请熊式一到家中做客。这次会面给熊式一留下深刻印象。当时萧伯纳已近80岁且是誉满全球的大戏剧家,而熊则是刚三十出头的年轻学生。萧伯纳不但替他脱大衣、移椅子,而且请他先坐下,自己才就座,让熊式一既惊奇又佩服。

熊式一到英国后不久即尝试用英文创作,自然免不了向萧伯纳请教。最先请萧伯纳过目的是英文戏剧《财神》,萧伯纳一面称其“比英国人写的英文高明多了”,一面又说“应该叫它做中国的英文”,令熊式一摸不着头脑。

后来,熊式一又创作了戏剧《王宝川》,获得巨大成功,不仅在英国连演3年,在美国巡演也大受欢迎,剧本出版后十分畅销。对此剧批评最严厉的却是萧伯纳,戏未上演时,他不置一词,等到演了快3年了,他才向熊式一泼了一盆冷水,“这只能算是一出三文不值两钱的传奇老腔日调戏而已。”

与此相反,萧伯纳对熊式一创作的另一出戏《西厢记》却大加赞赏,不吝赞美之词。他在信中称《西厢记》是一首令人心爱的舞台好诗,可与我们最佳最妙的中古经典戏剧并驾齐驱”。

在萧伯纳“不要等旧戏上演了再写新戏”的劝告下,熊式一紧接着创作了剧本《大学教授》,并在扉页献词中将此剧献给萧伯纳。1939年,该剧在摩尔温戏剧节上演,与之同台的正是萧伯纳晚年杰作《查理二世快乐的时代》。

与萧伯纳交往,萧的特立独行与风趣幽默给熊式一留下深刻印象。

一次,熊式一带老同学去拜访萧伯纳,老同学极力夸赞萧伯纳牙齿好。哪想到,萧伯纳马上从嘴里掏出一排假牙,递到老同学手上,让他仔细欣赏。

萧伯纳八十大寿,熊式一将梅兰芳送他的一把古铜折信刀作为寿礼转送给萧伯纳。一次,在街上偶遇,萧伯纳却从口袋掏出一个先令给熊,并请熊夫人作证,他是花了一先令买的刀。原来西方风俗,凡是朋友间送刀,友情就会被割断。萧伯纳用独特的方式维护着与熊式一的友情。

萧伯纳九十大寿,各界人士撰文祝贺,出了一本纪念文集。熊式一也欣然写下与萧伯纳交往的点点滴滴。他们的友谊保持终生。

破茧成蝶

/ 李晋

小说《洛丽塔》让纳博科夫声名鹊起。这位有着独特创作观的俄裔美国作家,在蝴蝶研究方面亦成绩斐然,他的人生如蝴蝶一般,经历了破茧成蝶的蜕变,充满色彩。新西兰作家布赖恩·博伊德所著《纳博科夫传》是一部优秀的传记,自1990年面世后一版再版,作者本人也自信地说“它三十年没有被取代”。

《纳博科夫传》从纳博科夫贵族世家背景写起,因为作者深知,家族因素对一个人的思想、走向及志趣,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。他不惜笔墨地描写纳博科夫父亲。纳博科夫父亲是俄国国立宪民主党领导者、法学家,喜欢狄更斯作品,也喜欢收藏蝴蝶标本。可以说没有父亲的这两样爱好,纳博科夫拥有的也许是另外的人生。

“成年所有的标志都可以透过童年的蛹壳出来的”,博伊德深信这句话,实则点明了纳博科夫的人生轨迹。纳博科夫的童年相当完美,享受锦衣玉食,远去西欧沿海度假,接受外籍家庭教师的教导。然而,美好昙花一现,1917年二月革命后,纳博科夫一家逃至克里米亚。在颠簸流离的日子里,纳博科夫不忘采集蝴蝶,成为蝴蝶研究专家是他最初的志向。博伊德冷静详尽地叙述了纳博科夫的这种爱好,其实是有效的铺垫,因为对蝴蝶的精细观察造就了纳博科夫日后在小说创作上的丰收。扇动着斑斓翅膀的蝴蝶,是纳博科夫感触生命之源泉。

纳博科夫推测蓝灰蝶起源亚洲,穿越白令海峡,一路向南到达智利。他的假设被当时的科学界认为是异想天开。2011年,哈佛大学研究者利用计算机模型分析,证实了纳博科夫的假说完全正确。这种合理大胆的想象也存在于其小说《洛丽塔》中,纳博科夫用新奇迷幻情节所构建的世界,真实得几近残忍而悲凉,却又是让人可以置身其中的生活。

纳博科夫对生活的热情,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推力。在博伊德的叙述里,我们认识了当翻译、老师、临时演员的纳博科夫,这些职业也为他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素材。1922年父亲在柏林被右翼分子谋杀令纳博科夫深受震动,他在日记中写下:“是的,我的幸福流走了。”亲情之痛,让父亲的死亡场景反复在作品里出现,绝不是巧合,而是一种无声的纪念。

博伊德说,纳博科夫始终是个孤独的人,他拒绝时代的趣味影响写作风格,他对自己是天才坚信不疑。对应这种特立独行、自信不疑的,是其思想的无拘无束:纳博科夫在岁月的墙壁上自由涂抹,花甲之后才逐渐亮出真彩,至今没有褪色。这样充满情趣的人生谁不向往?